

立專

L I Z H U A N

③

李健健◎主編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李健健
主编

立傳

LIZHUAN

3



NLIC2970733591

新
华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立传.3 / 李健健主编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011-9904-4

I. ①立 … II. ①李 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5939号

本书由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资助

立 传 3

主 编: 李健健

出 版 人: 张百新 责任编辑: 刘燕玲

封面设计: 创佳工作室 责任校对: 苏平平

总 策 划: 北京瀚青立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E-mail: hqlizhuan@163.com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北京汇亿创佳文化传播中心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印 张: 23 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904-4

定 价: 4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目录

卷首语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■ 游走：从少年到青年——张炜自述 | 张 炜 著 / 1 |
| ■ 从芦青河走向高原——关于张炜 | 陈占敏 著 / 109 |
| ■ 张炜和猫 | 燕 冲 著 / 151 |
| ■ 当代花木兰列传 | 李健健 著 / 161 |
| “铸剑”的花木兰——李贤玉 | / 163 |
| “执教”的花木兰——李 莉 | / 181 |
| “伐谋”的花木兰——朱小莉 | / 199 |
| ■ 温暖的朋友——史铁生 | 赵泽华 著 / 217 |
| ■ 六十六年文学路——陈辽自述 | 陈 辽 著 / 285 |
| ■ 关于自传 | 李健健 著 / 317 |
| 我有一个梦（代后记） | |

张炜
著

游走：
从少年到青年

——
张炜自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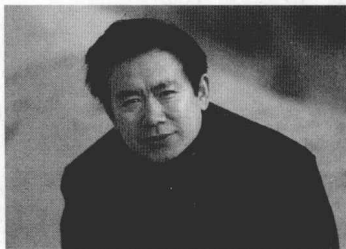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少年纪事

油印刊物

我的初中是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度过的。今天来看，她的自然环境非常之好：地处海滨，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，校舍是一排排红砖瓦房，被大片绿树掩映，连阔大的操场也罩在了林子里。这里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：春天是密密的苹果花和李子花，是一群群的蜂蝶和小鸟；夏天有流经园里的河渠、不远处的大海，让我们在水里玩得尽兴；秋天果实累累，园径上花丛盛开，花果把人簇拥起来；冬天有遗落枝头的冻果，有高高的雪岭……总之这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了，它真该与美好的少年时代连接一起，成为一生难得的回忆。

可实际情形却有些复杂：关于她的一切，有时让我深深地沉迷，有时又不忍回眸。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赐予，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，就连这个绿荫匝地的校园也不能幸免：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，是涌来荡去的各种群众组织。我的同学全都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、国营园艺场和矿区，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，这会儿却在呼喊着同一些话语。老师和同学们除了要写大字报、参加没完没了的游行和批斗会，还要不断地接待从外地赶来串联的一队队红卫兵。后来形势发展得更加严重：我们校园内部也



张炜（2004年在万松浦书院）

总之这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了，它真该与美好的少年时代连接一起，成为一生难得的回忆。

那是一个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时代，一个少数人特别痛苦、大多数人十分兴奋的时代。可惜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，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与哀伤。

一手端着一个红色墨水瓶，一手捏着一支毛笔，头颅前倾，不停地戳戳眼镜，然后往墙上那些大字报上划一道道红线……同学们聚在一处欣赏美妙句子的时候，也正是我心碎的一刻。

要找出一两个反动的老师和学生，并且也要开他们的批斗会。于是，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，是一双双紧张兴奋的眼睛。

校外的批斗大会常常要到我们学校来举行，这既是为了让我们接受难得的教育机会，同时也因为这里有个大操场，地方宽敞。在最紧张的日子里，我们根本不能上课，因为除了批斗会，还有老贫农的忆苦会、老红军的报告会以及“活学活用”积极分子的“讲用会”等等。剩下的一点儿时间就是自己折腾：写大字报、相互揭发。那是一个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时代，一个少数人特别痛苦、大多数人十分兴奋的时代。可惜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，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与哀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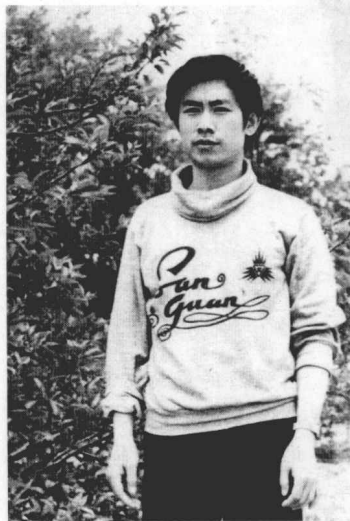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当年正蒙受冤案，所以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成为难得的另类角色。校园内一度贴满了关于我、我们家的大字报。我不敢直视老师和同学的目光，因为这些目光里有说不尽的内容。校长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他对词汇特别敏感，即便是从一张张严厉的大字报中，也仍然能寻到一些好句子。我至今记得他盯着墙壁的模样：

一手端着一个红色墨水瓶，一手捏着一支毛笔，头颅前倾，不停地戳戳眼镜，然后往墙上那些大字报上划一道道红线……同学们聚在一处欣赏美妙句子的时候，也正是我心碎的一刻。

学校师生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我父亲的批斗会。当时我要和大家一起排着队伍，在红旗的指引下赶往会场，一起呼着口号。如林的手臂令人心颤。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会场上情形，而是这之后大家的谈论，是漫长的会后效应：各种目光各种议论、突如其来的侮辱。我

记得那时常常独自走开，待在树下，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：怎样快些死去，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？

我恨校长也爱校长——最后竟长久地感激起这个人。他酷爱文学，最终在校内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，取名《山花》。它装订得极为齐整考究。全校只有校长的蜡版字最好，所以每个字都要由他亲手刻下，它们工整得简直就像铅字一样。校长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制作有一丝瑕疵，以至于题图插图全要自己动手，直弄得无一不精，整本刊物美轮美奂。校长号召全体师生都为刊物写稿，并且没有忘记鼓励我。这使我受宠若惊。



1981年张伟在龙口果园里

我写下的东西刊在了显要的位置上，校长当众赞扬了我。

这对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。许久许久以后，它又将和那些可怕的屈辱掺在一起，让我既难以掰开又难以忘怀。

我们家孤零零地住在一片林子中，只要没有外人打扰，就会有自己稍稍不同的生活：每日忙过一天，夜晚享受安谧。如果是漫长的冬夜，家里人就会找出一本书来读。听书，成为我当时最大的乐趣。所以很长时间以来，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。如果是大雪封地不能出门时，外祖母就点起火盆，再把一张小桌搬到炕上，和母亲一起描花，画些什么。她们做得最好看的就是一种梅花，那是用高粱秸秆的内瓢做成的一朵朵梅花，插满了一株酸枣枝或荆棘——这就成了一束刚刚绽开的腊梅。

除了在家听书，就是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

这对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。许久许久以后，它又将和那些可怕的屈辱掺在一起，让我既难以掰开又难以忘怀。

每日忙过一天，夜晚享受安谧。如果是漫长的冬夜，家里人就会找出一本书来读。听书，成为我当时最大的乐趣。

看。那时有些书是藏起来的，很不容易找到；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，拿到手里也读不懂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我，让我磕磕绊绊地一路读下去。记得那些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。这也是我能出人意料地写出一些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句子、博得校长赞誉的重要原因。

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我，让我磕磕绊绊地一路读下去。记得那些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。这也是我能出人意料地写出一些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句子、博得校长赞誉的重要原因。

我们的油印刊物出了好几期。这个事情极大地吸引了校长和部分同学、老师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。而在我看来，她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。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，嗅着她的香气，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。

校长热爱他的刊物，于是就一块儿喜欢起那些能够襄助这个事业的人。我开始受到他的袒护和帮助。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，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。

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，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。

杀狗

由于我们一家独居丛林的缘故，我的童年比较起来是极其孤单的——或者也可以说是最不寂寞的。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一些动物，在无边的林子里玩耍。而那时的人群在我眼里常常是可怕的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多么不善甚至恶毒，我是充分领教过的。

除了在野外看到一些动物，比如各种鸟雀和四蹄小兽之类，再就是养一只狗和猫了。林野中的动物虽然种类繁多，却不能够随意亲近。它们无论如何还是不能相信有人会对其友善，总是充满了警醒和提防。这在动

物来说当然是完全没有错的，只是让我感受了极大的委屈。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它们的友谊，并且永远不会背弃和伤害它们。可惜这种想法无法表达，我们之间没有通用的语言。但好在我的这种遗憾在很大程度上由猫和狗给弥补了。它们可以与我依偎，相互之间久久注视。它们甚至能够确凿无疑地听懂我的一些话。

我们那时对于猫和狗是家庭成员这种认识，绝没有一点怀疑和难为情。因为我们一家人与之朝夕相处，我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忠诚和热情、那种难以言喻的热烈而纯洁的情感，是从人群当中很少获得的。就我自己来说，当我从学校的批斗会上无声地溜回林子里时，当我除了想到死亡不再去想其他的时候，给我安慰最大的就是猫和狗了。它们看着我，会一动不动地怔上一会儿，然后紧紧地挨住我的身体。

猫和狗的眼睛在我看来有无尽的内容。这是神灵从陌生的世界里开向我的两扇窗子。它们没有对我发声，可是我真的听到了也看到了。于是我常常就对它们诉说起来，说个不停。它们倾听的样子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。我认定了它们的纯良，世上的任何人伤害它们，在我看来都是最为残忍的行为。

也就是在那样的时期，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了：上边传来了打狗令。一开始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在说，几天后竟然得到了证实。母亲和外祖母的脸色变了。她们都不敢看我，就像我不敢看她们一样。

显然，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一道坎。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位情同手足的伙伴，对我来说等于临近了世界末日。它看着我，又看看全家人，泪水



1992年张炜在家里，大病初愈

猫和狗的眼睛在我看来有无尽的内容。这是神灵从陌生的世界里开向我的两扇窗子。

我认定了它们的纯良，世上的任何人伤害它们，在我看来都是最为残忍的行为。

显然，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一道坎。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位情同手足的伙伴，对我来说等于临近了世界末日。它看着我，又看看全家人，泪水盈眶。它的聪慧使其预先感知了一个残酷的结局。

盈眶。它的聪慧使其预先感知了一个残酷的结局。

打狗令规定：养狗的人家必须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自行解决，如果超过期限，就由民兵来办这件事。

母亲和外祖母躲到一边去商量什么。我知道她们什么办法也不会有。我在她们走开的一会儿却打定了一个主意：领上我们的狗远远离去。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去一个能够让狗活下去的世界。天底下一定会有这样的地方吧，那儿不论多么遥远，我都要找到它。这个决心比铁还硬，竟使我一时忘了其他，丝毫也不去想家里人会怎样发疯地找我。我只想和我的狗在一起，只想让它活下来。

我领上狗走开，进了林子。似乎只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我们就溜开了。我在前边跑，它就紧紧相跟。这是一条逃命之路，它当然完全知道。我跑得很快，只偶尔回头看它一眼。它不像往常那样时不时地跑到前头，而是一直跟在后边。它越来越不愿跟上来，这种情况以前是从未有过的。我发现已经接近了一条河流，这条河离我们的住处仅有三公里，可感觉上河的对岸就是外乡了。

一丛丛绿色掩着它的身影。我再次回头时竟没有找到它。我呼唤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我慌了。它会迷路吗？它又为什么不再跟从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即它留恋着丛林中的茅屋，认定那儿才是它的家。它终于察觉了我们这次走得太远了，尽管这是一次逃命之旅。

我紧咬嘴唇。回返的路上，我在心里一直呼唤着它。可我并没有喊出声音来。因为我明白，它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就可以辨别了。它不愿转来，

那是因为它已经打定了回到茅屋的主意。

可是家里仍然没有它的身影。母亲和外祖母定定地望向我。后来是外祖母先开了口，问我们刚才去了哪里？我没有回答，只在屋里屋外大声呼喊起来。没有任何回应。

天黑下来，离我们茅屋不太远的那个小村里传来了一阵阵狗叫声。那是让我心惊胆战的声音。

母亲说：民兵等不及了，他们提前去了那个村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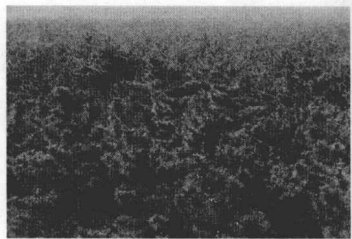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从天黑到黎明，林子外面的狗吠声再也没有停止。一夜之间，不知有几拨民兵拥到林子里来，他们背着枪，厉声追问我们的狗哪里去了？当然不知道。我只希望它长上了翅膀。

一连多少天，我都能闻到空气中的血腥气。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不论是到林子里干什么的，脸上都有一股杀气。他们不问自答地叙说着耳闻目睹：不远的那个小村里，不知谁家动手杀死了自家的一条狗，接着全村的狗就乱起来。它们只要是没有拴起的，就蹿到了村头，然后汇合一起向林子深处跑去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得到消息的民兵就扛着枪棍包抄过去，最后将一群狗围在了林子边上的一个小沙岗上……

我突然想到它就在它们之间。

事实果真如此。不久小村里的人证实：当各家去寻领自己被打死的狗时，唯有一条狗是没有主人的。民兵收走了它。他们描述了它的皮毛花纹。是的，确凿无疑。

它在逃离中汇入了同类。它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，是出于一种毅然自决的勇气，还是对我们全家的怜



龙口北海岸无边的松林

它在逃离中汇入了同类。它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，是出于一种毅然自决的勇气，还是对我们全家的怜悯？这个问题让我一直费解。

当年有一个最吓人的字眼，就是“民兵”。这两个字意味着颤抖和眼泪、大气不出的死寂。与它连在一起的，还有这样的意象：呵气成冰的严冬，绳子和枪，生锈的刀。一些捐枪扛棍的人在村头巷尾、在村路上走动，个别人还穿了一件黄色上衣。这就是民兵。谁家孩子哭了，家里大人会吓唬他说：民兵来了！

恼？这个问题让我一直费解。

记忆中，每隔三两年就要传下一次打狗令。它总是让人毫无准备，突然而至。每一次骇人的消息都不必怀疑，因为谁都能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儿，同时感到空气在打颤。

民 兵

当年有一个最吓人的字眼，就是“民兵”。这两个字意味着颤抖和眼泪、大气不出的死寂。与它连在一起的，还有这样的意象：呵气成冰的严冬，绳子和枪，生锈的刀。一些捐枪扛棍的人在村头巷尾、在村路上走动，个别人还穿了一件黄色上衣。这就是民兵。谁家孩子哭了，家里大人会吓唬他说：民兵来了！

其实不仅是孩子，大多数村民也害怕民兵。这些人被赋予了特别的权力，是当地管理者的武装。他们分为一般的民兵和常驻民兵，所谓“常驻”就是一天到晚宿在民兵连部的一伙，轮流值夜，每人都有武器。能担当这样角色的，都是村里最野蛮最悍勇的青年男女，也是村子中的特殊阶层。他们虽然是农家子弟，但地位较高，令一般农村青年羡慕不已。他们不仅可以脱离田间劳动，而且可以有较好的食物：夜间巡逻时总会弄来各种吃物，一只鸡或一条鱼，再不就是一头小猪或一条狗。民兵连部里总是飘出一阵阵酒肉香味儿。最让人畏惧的还是他们的声势：大声呵斥村里人；见了“地富反坏右”及其他，可以随意踢打辱骂。

民兵喜欢穿白球鞋，旧军衣，背一杆刺刀生锈的

三八大盖。

凭这三件，就是横行乡间的不败法宝。他们走路趾高气扬，说话粗声辣气，不带脏字不说话。村里的头儿走到哪里，身后常常就跟了一群民兵。夜间村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民兵连部，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一溜地铺，铺上有一排叠得有角有棱的被子。墙上则挂了一支支早就退役的老式步枪。偶尔会有一挺转盘机关枪，当然也是退役的废品，要在几个村子里轮换使用。这种枪在村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神秘的物件，威力无限，其震慑力完全比得上一艘航空母舰。它有两只腿、一个圆圆的锅饼似的转盘，长相怪异。在巡逻时，民兵一定要把这挺机关枪带出来。它的出现，即代表了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力量。

那个年代里没有任何人奢望过违犯和抵抗。

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道理妇孺皆知。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转盘机关枪打响过，但都能想象出它愤怒的模样：子弹横扫密集如雨，人群像秋风下的落叶一样刷刷扑地。如果谁还想好好活着，那就得老老实实低头干活儿。

最为胆战心惊的当然就是“地富反坏”一伙了。这些人心里总有一个大惧，就是说不定哪一天会把他们连根除了。因为这有真实的例子，远一点儿的是四十年代末，近一点儿的就在几年前，有的地方做得非常彻底：把他们从老到少一并除掉。他们明白，上边的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在犹豫，那不过是在考虑这部分人的特别用途——如果他们不在了，那么村子里就没法进行一些大事，要开斗争大会连个捆绑的坏人都找不到。所以他们

那个年代里没有任何人奢望过违犯和抵抗。

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道理妇孺皆知。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转盘机关枪打响过，但都能想象出它愤怒的模样：子弹横扫密集如雨，人群像秋风下的落叶一样刷刷扑地。如果谁还想好好活着，那就得老老实实低头干活儿。

我真的看到有一个缺少半截小拇指的民兵，所以我从来不曾怀疑这批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

知道自己还会留下来，至于留多久，那就说不准了。

常驻民兵的待遇优厚，是大有原因的。这些人除了根红苗正，最要紧的还要格外忠诚，忠诚于村头。更要勇敢，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。在执行打狗令的时候，他们为了逮住一条逃逸的狗，能够在一条又湿又脏的泥沟里潜伏通宵，只紧紧搂住一杆步枪，一动不动直到天亮。有的民兵为了表示大义灭亲的勇气，在自己父亲与村头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冲突时，也要冲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。还有一个小伙子与邻村斗殴，为了镇住对方，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拇指，而且面不改色。

我真的看到有一个缺少半截小拇指的民兵，所以我从来不曾怀疑这批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

他们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小茅屋特别留意，时常背枪光顾。深夜时分，我仍然可以听到他们在屋后溜达的脚步声。他们咳嗽，抽烟，压低嗓门说话。外祖母和我睡在一起，她要时不时地把坐起来倾听的我按回被窝里。

当时父亲正从南山的苦役地回来，这使民兵们格外忙碌起来。他们除了要没白没黑地监视他之外，还要隔三差五地进门审讯一番，展示一下自己的口才。他们进门后就让父亲立正站好，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。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，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：是否有生人来过，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，等等。这些问题其实由他们自己回答更为合适，因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熟悉茅屋里一举一动的人了。这样问了一会儿，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聊，于是就放松下来，说一些俏皮话，相互编出一些古怪的谜语让对方

猜。有一次其中的一个说：“‘八条腿，两个头……’什么动物？”对方大为迷惘，那人就哈哈大笑：“连这个都不懂！配猪呢！”

这些民兵更多的时候不是幽默，而是凶相毕露。他们喜怒无常，有时不知为什么就满脸紧张地从外面跑过来，大呼小叫。妈妈和外祖母说：又要开批斗会了。

远远近近的村子，只要开稍大一些的批斗会，就要来押上父亲参加。所不同的是：有时要捆上父亲，有时则不需要。

民兵捆人很在行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。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，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。”他叼着烟，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，向旁边的人示范。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，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，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，绳子就给拉得绷紧。

拉网号子

当年最难忘的娱乐，要算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了，这在我们当时看来艺术性极高，甚至是精美绝伦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新来的女教师，是她参加进来的缘故。过去的学校演出队总是匆匆成立，为应付上边的汇演急急应付，完全不成样子。校长擅长文字并爱好文学，可唯独对表演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好在他会拉胡琴，会化妆。他亲手给一个个学生描出粉红的脸蛋后，然后再退到一旁端量，十分满意。可惜他不会导演，勉强指导出的几个动作十分僵硬。好在这时候女教师来了，这等于



龙口北海岸赶海的渔民

当年最难忘的娱乐，要算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了，这在我们当时看来艺术性极高，甚至是精美绝伦。